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九

將

乞許邊臣過闕朝見 上宋仁宗 韓琦

論延接將官 上仁宗 錢若水

論將權不可不專 上仁宗 補 文彥博

乞督責管軍臣寮舉智勇之人 上仁宗 范仲淹

乞別議求將之法 上仁宗 歐陽修

論鄭戩不可為四路招討 上仁宗 歐陽修

論郭承祐不可帥真定 上仁宗 歐陽修

論狄青為樞密使 上仁宗 龐籍

乞罷狄青樞密之任 上仁宗 歐陽修

乞令陝西主帥並帶押蕃部使 上仁宗 范仲淹

荊川先生右編卷九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將

三帥謀伐秦師　原軫等

秦師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與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求自效平羌疏　皇甫規

漢順帝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冠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

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躬居諸軍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上書自訟　　皇甫規

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

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饑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入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聽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

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璽綬下
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
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
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
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
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
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
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
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
督本土糺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

其宜也臣雖汙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没耻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度遼將軍臨行陳時事疏　陳龜

漢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臨行上疏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陲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慚聖明下懼素餐雖殁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

地埆埇轂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轂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焉可不日昃勞神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

復輿金輦實以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
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
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
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
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
無銖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
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
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召牧守去斥
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
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

吏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論儒將　孫何

宋真宗咸平元年右司諫孫何上

臣遠祖武有言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蓋得其人則用無弱卒戰無堅敵失其人則禍有不測宗社攸寄黎民所賴其委任而尊崇之也故有築壇告廟而授者有推轂分閫而遣者軍功爵賞皆決於外參佐僚屬許之自辟昔趙衰舉郤穀於晉侯曰輿詩書而閱禮樂晏嬰薦穰苴於齊侯曰文能附衆武

能却敵非謂彎弧擊劒蒙輪拔棘矜匹夫之勇決一旦之命也歷代將帥多出儒者臣不敢援引三代請以炎漢之後言之光武有鄧禹劉備有諸葛亮西晋有羊祜杜預東晋有祖逖謝玄符堅則有王猛後魏有崔浩梁則有謝艾隋則有高熲至於唐室儒將尤多若郭元振之鎮隴右狄仁傑之帥河北裴度之平淮蔡溫造之定興元此數臣者皆有尊主庇民之功善始令終之德一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朱梁後唐以馬上爲治文武之柄離爲二文者專治筆硯恥言軍旅之事武者有狃習戈戟罕有帷幄之謀交相是非

坐觀成敗今塞北有未賓之狄河西有强項之羌偶未成擒病在此耳夫善師不陣上將伐謀事權宜專號令貴一古者元戎之外餘皆偏裨悉授指蹤且無顧望近代加以副貳參以監臨事有嫌疑動相牽制而爲將者又多武人崛起軍候稍遷恩不足以懷雜虜威不足以御羣校鮮有司馬之兵法韓信之謀畫亞夫之持重關羽之勇敢或逗遛而玩寇或險果而輕敵黠虜假息事皆由此歷觀前代之備邊也或振旅薄伐或整兵深入或取贍於軍市或因糧於敵境或以屯田周給或以輕齎自隨而士皆宿飽師出無

敵亦有旁招小國近撫諸蕃或厚賂以結其心或反間而收其效不困巳之士卒不竭巳之饋餉計中術內使之挫衄晁錯有言曰用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因烏桓而郅支滅任延藉西域而匈奴敗未聞空荒之地使者旁午動息之間羸糧景從臣嘗竊算國家士人之衆土地之廣巳百倍於羌虜而兵戈屢動未能垂槖街之首輦運交馳未能撤榆塞之警其故何哉蓋選將之術任人之道或有所未盡故也今之節度使昔之大行臺今之都部署昔之大總管將帥列銜至今猶帶度支營田等使者蓋元戎之

任無不統攝也原其責成之道欲使民不告勞所有
必勝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也爰近代始有供軍糧料
之名隨軍轉運之目使額既衆適從無所司計者不
知尺籍伍符之數握兵者不恤飛芻輓粟之苦羣口
交沸互相督責託稱上旨而實戾成算動必中覆而
大費官帑陛下何惜上將之旗鼓通侯之印綬不於
文資大臣擇訪委以節制而使此二虜時發遊方唯
祀與戎斯爲大事唯名與器必在得人改而更張正
在今日伏願陛下洞開城府妙選公卿勿俾武人擅
其權勿使中使橈其事閫外之漕輓一以付之境內

之租賦權利一以與之使其有牛酒而犒軍有黃金
而傾敵舊所謂監陳先鋒之類咸取偏將爲之仍令
禀其節度果用是道臣見幽薊之故地河湟之舊墟
陛下
之內皆爲國家郡縣與夫列校齊驅近臣迭往
向年語矣難者或曰利器不可以示人大柄不
可以歸下此又膠柱之常談也夫爲國者患賢之不
得不患權之分保民者患邊之不寧不患將之重苟
得其人則可以寄社稷之事況疆場之任乎苟非其
人則州縣之職亦不可委況貔貅之衆乎陛下若謂
今之武臣宜力已久不可勃然改革自可伺其秩滿

侯其員鈌互以儒將代之統兵躊其前勞改授近地
况文武參用典故具存亦非聖朝創立此制太祖以
不殺之略降巴蜀平昇潤下荆湖太宗以非常之謀
取并汾朝吳越來漳泉豐功厚利柄在信史天其或
者留此二虜啓發神武待陛下而盪平翦滅之不可
稽誅如此之久也斯事機要非小臣所當議然備位
諫列受詔讜言苟此際不能罄竭狂瞽即尸祿曠官
甚矣瀝懇章奏惟陛下特達而行之

兵論論賢將　　　　　　周南

宋光宗特周南進兵論

臣聞貪將以刻剝致怨已然之事舉世皆知之賢將以閱習而得譎則人或未諭臣請論之臣聞紹興罷兵之後御軍者豈必皆賢爲兵者豈盡知義良由立功以後隊伍多是崇資俸賜各各溫飽是以軍政不問寛嚴士氣無不和樂今兵不用又三十年一軍之中白身而經轉資者不能什一經轉資而得補授者不能百一日請百金而謂之行伍者四居其三口累衆多衣糧不足議者以爲若欲必振士氣必須先得其驩心然軍中犒賞每患無錢朝廷特支不可數得爲統制者方懼致怨何敢復問軍政之廢墮故以擊

刺則不必精騎射則不必習爲軍士者亦且利其放縱樂其安閑巧者治其工作技藝黠者蕭博鬻買下者鬻薪織屨以贍其寒餓忽有廉勤之將稍有撫循之意不過因其閱習計其才力賞以金錢以示優厚然官給之弓官授之矢損壞則有決罰請納則有縻[illegible][illegible]爲而私置之則所得不足以償旬呈月試筋力以窮非時拍試豈能盡中往往相視怨尤以爲反不若偷墮之無事若更有繕修役使則怨且怒故昔以貪將而軍怨今以賢將而諸生盡久遠而憚勞勢則然矣臣聞西陲若階成和鳳之兵有不曾得帛衣其

身者而主兵之官未嘗不嚴亦未嘗敢怨則以其人習於麤糲之故也今三衙周衞長子育妻衣服浮脆無異都民視沿江諸屯尤爲驕惰故日給以錢月給以粟四口以上又特出補助之給往往其貧悴如故陛下若欲脩立軍政則所當講求者非止一事若欲增軍中公使之錢禁役使勞苦以優易其力亦足以少寬賢將之所憂矣

論不用魏尚　馮唐

漢文帝十四年帝輦過郎署時唐爲郎中署長問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帝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曰尚不如廉

頗李牧之爲將也帝拊髀曰嗟夫吾獨不得
廉頗李牧爲將耳何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
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帝怒讓唐唐對

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

令顔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殺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

薦用辛慶忌　　何武

漢成帝時光祿大夫辛慶忌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後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預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宄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行義脩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

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預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論寇賊未平當須良將　虞預

東晉元帝太興二年著作郎虞預上疏

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尅故牧野之戰呂望仗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玁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

非戎貊之族類非寇竊之幸臨陛下登祚威暢四遠
故今此等反善而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
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
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羊吳
濞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何
足不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爲防
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
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
望陛下諮之羣公博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
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

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發婦猶有憂國之言況臣得厠朝堂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

論保全將帥　岑文本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侯君集滅高昌獻俘于觀德殿行飲至禮大酺三日尋以智盛爲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大常增九部樂爲十部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爲盜竊君集不能禁爲有司所劾下君集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

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挂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

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
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
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
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謹者寡貪求者
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
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
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
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
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
之時又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内

出高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辨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辨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

上命將用兵封事　　魏元忠

唐高宗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

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

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貧賤皆思立功名以傳於後然知已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塊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直覩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

克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爲時主所知不得盡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不如意十常八九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志毋令久失職

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將有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

跌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畧雖竭力盡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勳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蠻貊不廷擢校爲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

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

蕃本非彊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

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綱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

顧收後效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賞不勸謂

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干非其事豈欲

間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

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今罰旣不行賞復難信故

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忘大體

之臣恐賚勲庸竭府庫留意錐刀以爲益國所謂惜

毫氂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不

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既不行勳亦淹廢歲月紛淆眞僞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勳所由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爲諭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爲僞勳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

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蝕也又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旗多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為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曾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有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敵能鬬當以知算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

殺敵橫屍蔽野斂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鍾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所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一大馬不爲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彊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

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陸贄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須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路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爲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㮣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絶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去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

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勑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具事以聞謹奏

論兩河淮西利害在得將狀

陸贄

唐德宗時贄又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曰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凶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

恐其中或有傷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况其餘衆蓋益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者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假使四五兇渠俱禀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闒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財用不過蹴鞠距躍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

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頓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迭交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悦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脣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眞李芃聲勢相援於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以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

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於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

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蹷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税及百物可謂繁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揺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

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矣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

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幷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恐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衄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

驍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令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捍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勑諸鎮務使協同睿言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令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芃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

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患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初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眞李芃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

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為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曰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眞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

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

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陸贄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之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

懷光偶諭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强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巳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勑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回奏云見卿論叙

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難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悔何追伏願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陸贄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

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滅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徼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

唯在此時令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聲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鬬

不可以不離敝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
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
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
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
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
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
患處疑危而不忍出險者必無久安罄陳芻蕘惟
所省擇謹奏

請許渾瑊李晟等自取機便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禀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

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克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

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乘
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
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
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
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
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
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
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已義烈發
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狥斯意因而委之
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

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言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乞許邊臣過闕朝見　韓琦

宋仁宗寶元二年右司諫韓琦乞許邊臣遇
闕朝見狀
臣竊見朝廷近來每於外任就移臣寮往沿邊委寄
任使內有路由京師經過者多是陳乞朝見例各不
蒙允許豈非朝廷以乞朝見者只是欲陳乞恩澤希
求錫賜遂一例不允其請只令將所見入遞以聞臣
竊以臣寮久在外任必有素蘊冀得一望清光開陳
本末理既周盡事必易行陛下若因而勉之責其效
命則必挺身忘死思有以報陛下寵遇之厚若或別
有陳乞亦在朝廷詳其可否必不容其僥倖況今西
陲設備之際以此移赴邊任臣寮自當詔令入對慰

而遣之豈有邊臣到闕不面天顔使其自陳猶行沮遏甚非國家撫御將帥之術也臣欲今後就移邊任委寄臣寮因經過到京乞朝見者並賜恩許若因此妄有陳乞即繫在朝廷斷在不行豈可防小故而失於大體臣兼聞見有新差知渭州張元經過到京累狀陳乞朝見未見俞旨亦望特賜允可

論延接將官　　錢若水

宋仁宗時上

伏聞西鄙用兵以來不住差移武臣往彼每有過闕下而求見者多不許見臣切詳所謂未見其宜謂之

天子至尊不可令小臣冗瀆則非所以詢芻蕘而廣接納也謂之循守舊例未嘗許小臣求見則令用兵要在開通壅塞非循舊例阻絕人臣之時也謂武臣多鄙不可令容易而對則既已委任用爲好人非宜鄙之也謂朝廷差除自有命令本職所管自有局分不必令對則用兵之際事與舊殊本職或有更張局分亦有規制何由聞達非以博究利病而剪除宂孽之意也以此四事求之臣故曰切詳所謂未見其宜今邊寇方興陜西大擾朝廷多發兵伍選任武臣雖則直禦寇戎盡亦分備他盜凡有武臣求對必於邊

事有關陛下聽朝之餘何惜一見召於咫尺待以從
容霽其威顏加之善誘使無懼懾盡日敷陳然後觀
其奏對之是非察其趣嚮之邪正可者則奬激而遣
之不可者亦優容而罷之如此則自謂官家知我姓
名身心有所分付不患邊奏不省不憂權臣害能各
盡所懷無不感悅勇銳而去罄竭爲期刻志夷凶立
功報主局分豈有不寧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
平者盡用此矣又何憂乎叛寇何恤乎用兵陛下勤
勞之心豈不至哉接納之禮豈不優哉聞見之事豈
不博哉今卻其所求不與之見奏對之是非無由辨

寫盡奸人情狀

趣嚮之邪正不得知彼又自謂朝廷雖然遣行官家未嘗識面但從職任罔察事情胷臆不伸括囊而去至則邊事擬奏而不敢奏兵機欲陳而不敢陳或慮聰明不聞或憂權臣見忌人皆懼禍誰肯盡心縱有疏聞豈如面奏陛下勤勞之心則怠矣接納之禮則疏矣聞見之事則隘矣禍不滋蔓已為大幸如望寇之速平兵之速弭則不可得也議者又謂臣曰此非主上怠於勤勞而疎於接納蓋執政者自知致寇當慮獲罪不欲許人非次上殿或論奏四方之事或有陳兩府之罪照悟聖人聰明則非已之利也故但奏

云某人已有差使某人已與遷補所求入見不宜允從只欲徼望恩榮別希錫賜以此罔上上以為然意欲阻絕天下是非蔽塞天下耳目自以為安身之計也臣謂果有是事則非臣所知唯在陛下察其忠邪而進退之則蒼生之福也宗社無疆之慶也

論將權不可不專　文彥博

宋仁宗康定元年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奏

臣聞穰苴出師首誅莊賈孫武教戰先斬愛姬當事而行未嘗禀命蓋將權不可以不專軍法不可以不峻茲所以攻必克而戰必勝者用法嚴也自古有將

權不專軍法不峻而行師必勝者未之聞焉臣切聞
去歲以來用兵西鄙或有禁軍小校臨陣而先退邊
壘偏師望敵而不進而統帥之臣即時不行軍令悉
以事狀上聞皆令鄰郡置獄取勘下法寺詳案定刑
臣以謂失閫外之制隳軍中之令臨事不斷稟命不
威豈曰軍容同夫兒戲復恐推劾之際援引枝蔓萌
其苟免之心奏報之間淹延時日啓其幸生之路縱
不至此亦慢令稽誅無以勵衆乃老師驕兵之弊也
臣不知朝廷所用將臣必欲不令專制悉上稟於宸
算乎復不知將臣不能用軍法皆取則於朝廷乎儻

朝廷用將而不令專制則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古之遣將也君推轂而命之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此非徒然也蓋委任責成之道不得不重令而輕之故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苟將臣不能自用軍法則臣所謂隳軍中之令矣人之常情孰不畏死歐億萬之衆冒矢石之衝刑之不嚴何以督戰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豈非嚴刑故對敵而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夫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而統帥之重不能誅一小校以厲士卒故臣以謂隳軍中之令矣議者

或曰今所遇之寇未有大敵所與之師未至深入軍中之法未可專用將校有犯所宜奏裁苟如議者之言臣以爲過矣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且狠狽先退逗撓不進儻遇大敵深入而將校有犯必須上聞則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軍而後期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惟以習戰而衆笑戮其君之寵姬愛姬亦未嘗素稟而先啓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孫武穰苴皆爲名將者委任專而法素行也以區區霸國猶知任將之道豈巍巍聖朝不及於是且國朝著令凡禁軍將校有退奏裁此則施於平居無事之

曰邊州守戍近郡屯聚則用之可矣今昊賊亂常蜂

蠆有毒防邊之兵逾數十萬將權不專軍法不峻則

何以御之臣伏望陛下出自宸斷稍假將權凡有偏

裨小校臨陣先退望敵不進如此之類罪犯灼然但

合該軍法者不須置獄並許本部統帥對衆便行軍

令訖然後奏聞如此則師旅畏威進退從令或守或

戰必有殊功兵者國之大事陛下於廟堂之上與宰

輔大臣計之審矣豈容踈賤輒有輕議然臣承乏憲

署職在司聽苟有見聞安可緘默陛下勿以臣之此

言徒習老生之常談耳遂忽而不省臣熟思之任將

治兵之術何莫由此道也愚者之慮幸賜采擇干冒

旒冕

乞督責管軍臣寮舉智勇之人　范仲淹

仁宗康定元年知延州范仲淹奏狀

臣竊見邊上將帥常患少人今高繼嵩繼亡人情頗駭恐鎮戎不能守禦却須藉朱觀往彼朱觀既去則鄜延路又闕敢勇之將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智勇之人多被管軍臣寮人員等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只如朱觀元是軍班

出身因歷邊任方得將名伏望聖慈專督管軍臣寮等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以將校長行或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略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所責諸路漸次得人不致頻有那移免使戎狄謂大國乏之才愈增驕氣況西北二方將帥之闕實非細事乞國家常爲預備早加選擢

乞別議求將之法　　歐陽修

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修上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屢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

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小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爲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内虛朝廷勢衰事有萬一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禁兵驕墮不可用朝廷自以爲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内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

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或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效死奮身請戰誓雪君恥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眞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才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

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蚤賜采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來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彌當今之大患臣亦常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可稱者往

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同每百人圍爲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稗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稗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將

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二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才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定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遷以補

至於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於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比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法耳如捍邊破賊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

論鄭戩不可爲四路招討　歐陽修

仁宗慶曆四年歐陽修上

臣伏覩勅除鄭戩知永興軍兼陜西都部管自聞此

命外之議論皆以爲非在臣愚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置都部管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唯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數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管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沿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

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戳既不專若小事一一
問戳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
使戳㞢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
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
戳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
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戳
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覊
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
管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
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

五也今都部管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巳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爲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管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下以爲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

體皆順處置合宜

論郭承祐不可帥眞定　　歐陽修

臣伏聞朝旨用郭承祐爲眞定部管臣自聞此除改夙夜思惟國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推盡朝廷威勢困却天下生靈細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人付以重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人或問於大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臣亦嘗聞此言每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眞無人乎蓋不力求之

耳令不肯勞心選擇越次而用但守常循例輕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不悔後又復然至如葛懷敏須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別未有人難爲換易及其戰敗身亡横屍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人用臣謂今日任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況如承祐者凡庸奴隷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須在澶州只令築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臣謂朝廷非不知承祐非才議者不過曰例當叙進別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說爾方今賊虜狂謀禍端已兆中外之士見國家輕忽戎患弛武備北方人皆獻言願

吳育臣
劉沆衍
出

早爲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六符之來朝廷忍恥就議蓋爲河朔無可自恃難與速爭須至屈意苟和必寬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精意將臣先爲禦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輕任小人之日也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閑慢職秩若欲錄其勳舊優其戚里之恩閑官厚祿足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爲則天下幸甚

論狄青爲樞密使　　龐　籍

仁宗皇祐五年狄青破儂智高廣南平召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龐籍以爲不可上諭

臣聞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錫金帛不用爲樞密使曹彬平江南擒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爲使相那肯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也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兇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於延釗與彬之功不逮遠矣若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寇盜之警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立功欲以何官賞之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移鎮加

檢校官多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

乞罷狄青樞密之任　　　　歐陽修

仁宗皇祐五年歐陽修上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唯陛下未知也今士

大夫無貴賤相與語於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於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其故何也蓋其事伏而未發言難於指陳也臣切見樞密使狄青出身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陜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謂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因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爲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一心共服其材能國家

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或不
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
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尚未得古
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
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恩信撫我青之恩
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謂一犬吠
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審而
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
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
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

將不言言宦禍生青

禍者矣爲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
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讖
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唯陛下猶
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叛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
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
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
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
能制患於未萌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唯願
陛下早聞而省察之爾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
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

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蚤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係安危臣言在討愚不敢自默

乞令陝西主帥並帶押蕃部使　范仲淹

仁宗時范仲淹爲陝西經略安撫使奏

臣切見環慶路熟戶蕃部約及二萬人內只蕃官一千餘人各有請受每人唯有料錢亦無月糧衣賜所費少於養贍長行兵士皆能辛苦熟於戰鬪如撫馭之間恩威得所大可防托邊界減得兵馬今來環州种世衡原州蔣偕撫馭蕃部最有畏愛緩急可以呼集使喚欲乞朝廷先授此二人兼管轄蕃部使所貴激勸邊臣於熟戶用心專加統領緩急使喚便可減得戍兵萬數其四路主帥亦令依舊時節度並帶押

蕃部使

論祖宗不任武人爲大帥　劉摯

哲宗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論祖宗不任武人爲大帥用意深遠狀

臣昨者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訪聞有旨除劉昌祚知渭州臣竊聞劉昌祚嘗以小功先朝用之管軍知延州中外不以爲允先朝升遐召入宿衞物議稍以慰愜今者渭州之命羣議復駭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爲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爲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爲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麾國家承平百有二十餘年內外無事以其制

御邊臣得其道也臣嘗伏念禦邊禦戎深得上策所以遺後世者久而不可以改此其一也唐先天開元中薛訥郭元振張嘉正王晙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自節度入相李林甫疾儒臣以邊勞至大任欲杜其漸以固已權說明皇曰以陛下雄才國家富强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長鞍馬矢石閒陛下用之必盡死力明皇然之以安思順代李林甫領節度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爲大將林甫利其夷虜無入相之資故安祿山得兼三道勁兵卒稱兵蕩覆天下唐室遂微臣竊謂

祖宗之法不任武人爲大帥用意深遠非淺見者所能測之如昌祚人材未爲難得誠使卓然過人可以付屬而祖宗之法由此此廢矣伏願選內外文臣從官可以守邊者使之帥守則祖宗之法常存而不廢不幸後世有引此時爲比使武人帥邊而不虞之禍如前世之甚者豈可不預防其漸乎

論西北帥不可用武人　任伯雨

宋徽宗時右正言任伯雨上

臣風聞外議皆言朝廷以西北諸帥闕人議欲益以武臣紛紛累日事雖未詳臣爲諫官敢不先慮萬一

果如此行今日雖未有害異日便爲禍階此唐室方
鎮之患所由起也唐自開元以前諸邊帥多用儒將
緝綏懷附内外帖然及李林甫爲宰相欲久其位惡
儒臣有勞入爲輔弼乃建議悉用蕃將武人遂召祿
山之亂肅代以後大盜略平武夫悍將皆已有功强
藩巨鎮以次分授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
甲兵重權在手脣齒相依跋扈自恣遂不可制終唐
之世以此亂亡本朝太祖太宗時四方未平西北未
服乃用武臣分主要地時勢所繫不得不然及至太
宗以後迺還悉用儒將至於並邊小郡始用武人此

祖宗深思遠慮鑒唐室藩鎮之弊以爲子孫萬世之
計也今若因闕帥臣遂用武人自此以後人人皆有
作帥之望苟其才不相上下功不相先後有得有不
得則內有怨心外有慚色悻悻不服以朝廷輕己及
其臨事豈肯用心如其已得則位尊權重傲然自大
有貪功臣之心則生事邀功有黷貨財之心則侵剝
夷漢跋扈驕蹇不循法度朝廷若不體問則養成其
惡爲禍愈深若便體問則畏禍懼罪必不順命或有
移徙非其所欲則脅衆留己以朝廷從之則損威違
之則生亂彼此視效結黨相庇伸縮進退莫不掣肘

翫習旣久人人以爲當然則方鎭之患自此成矣況朝廷關帥自可於省寺卿少郎官外路轉運使副有才望資序深者權試其才平時守邊若無大事萬一不任亦止一時外患若用武臣漸成方鎭之勢則國家內患非止一朝一夕之故也或謂朝廷盛强雖用武臣未必爲患前此間有武臣爲帥矣臣謂不然且前此雖有乃卓然有才非同輩所敢比者是以人不僥倖且規事建議必圖萬世之固預防未然之禍方林甫建議不用儒將豈知後世有方鎭之患耶臣願陛下深思遠慮鑒前代之事遵祖宗之制審所處置

以安萬世無窮之基天下幸甚

論四道置帥　　胡安國

宋欽宗靖康元年中書舍人胡安國論四道置帥狀

臣准中書省兵房送到錄黃一道臣僚上言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乞分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爲名付之一面爲衞王室禦狂虜之計以臣愚見自古及今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昔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焉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劉表出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兗爭相割據自此不復有王室矣唐僖

宗時黃巢入寇用高駢爲都統意令討賊及巢入長安詔駢擧兵而駢恃甲兵財賦之强終不奉詔自太祖鑒覩前弊削奪藩鎭之權行至於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路各統一面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吏得辟置兵得誅賞其事權太重又非特州牧之比也使此四人者果皆盡忠君父心在王室倉卒之際合從救援則固善矣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如劉焉表操紹高駢之所爲又何以待之乎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於理乃宜臣之愚計欲乞只據見今二十

三路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則各帥所屬守將逐急應援如此則旣有捍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伏望聖慈再賜裁酌特降聖旨施行

論任將　宋高宗時李光進　李光

臣聞自古帝王欲創業中興未有不先收攬威權駕御英傑者故楊雄曰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敵高祖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故韓彭之流咸爲我用卒破秦項以有天下者盡駕御之

術也今陛下所與圖中興摧大敵者不在張韓劉岳吳玠等數大將乎陛下欲盡駕馭之術則於此數人者當使恩威並行其心悅服然後可以制其死命得其死力也臣觀諸將各有所長不可偏任如張劉之持重韓岳之驍勇政在陛下區處駕御之耳韓世忠岳飛其實未立尺寸之功寵任之專恩數之隆錫賚之厚莫與爲比而陰拱傍觀者惟幸其不成功其勢不得不重彼重而我輕一旦有急勢必偃蹇況張劉二軍士馬器甲實精銳犀利光世宜稍加任用與世忠相肘腋動則分路而進急則畫疆而守兵聲既廣

則勢張虜所備多則力分而我得勝算矣張俊雖若畏懦其實有謀陛下嘗委以宿衛矣今所謂中軍者獨巨師古數千人皆烏合之衆神器所在寡弱如此豈所謂防微杜漸折衝消萌者哉臣愚欲望陛下深詔大臣別議萬全之策使韓劉吳岳分諸路以守邊疆張俊擁全師以衛王室庶幾爪牙心膂各盡其用委任之際無偏重之患時出異恩使大憙過望此漢祖將將之術也

論馭將三法　汪藻

宋高宗時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奏

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
未見未然之事自不劇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
不以爲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焼屋之下漏船之中陛
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于臣等儻
猶狃習故態用猥弁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
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况陛下詔臣等
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已而
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
蹕溫州嘗蒙陛下賜以從容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唯
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御不饑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

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治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月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曰人君恭儉愛人淸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羣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淸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illegible]

復關志一方有警輙狐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

夫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
不濟奈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令諸將悍驕已
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
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
恩結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
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
顏眞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坐李祐夜入蔡州
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
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
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

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於胷中矣今諸將雖驕
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
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
下不過掎摭目前爲逭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
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
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恩
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
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
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
我之聽不然觸銜詭轡毀首碎胷雖跬步之間不能

使之前矣漢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旣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始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

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澭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澭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鎭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齟齬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澭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

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是已陛下以爲謀之不臧歟愼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

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近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

具也以爲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愼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爲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於巳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爲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毋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効是三說者果行

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
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
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
矣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
已所謂生者必生之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
橫歛爲背尚有賦歛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
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尚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
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黎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
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
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買子至

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太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與時借補須申稟朝廷謂之眞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旣得主帥借

補便悉支行祿廪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
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於憑凌莫敢詞詰
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
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
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考恣爲侵漁與盜無異此
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
禁中泥取㕓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廪乘輿之
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
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
無嬪嬙横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

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掊斂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之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

不預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為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

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